



中国经典名著

三宝太监西洋记

(二)

〔明〕罗懋登 著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十六回 兵部官选将练师 教场中招军买马 1
- 第十七回 宝船厂鲁班助力 铁锚厂真人施能 13
- 第十八回 金銮殿大宴百官 三叉河亲排銮驾 26
- 第十九回 白鳝精闹红江口 白龙精吵白龙江 40
- 第二十回 李海遭风遇猴精 三宝设坛祭海渎 52
- 第二十一回 软水洋换将硬水 吸铁岭借下天兵 ... 64
- 第二十二回 天妃宫夜助天灯 张西塘先排阵势 ... 77
- 第二十三回 小王良单战番将 姜老星九口飞刀 ... 89
- 第二十四回 唐状元射杀老星 姜金定围淹四将 .. 101
- 第二十五回 张天师计擒金定 姜金定水围逃生 .. 114
- 第二十六回 姜金定请下仙师 羊角仙计安前部 .. 125
- 第二十七回 二指挥双敌行者 张天师三战大仙 .. 137
- 第二十八回 长老误中吸魂瓶 破瓶走透金长老 .. 149
- 第二十九回 长老私行羊角洞 长老直上东天门 .. 161
- 第三十回 羊角大仙归天曹 羊角大仙锦囊计 174
- 第三十一回 姜金定三施妙计 张天师净扫妖兵 .. 186
- 第三十二回 金莲宝象国服降 宾童龙国王纳款 .. 200

第十六回 兵部官选将练师 教场中招军买马

诗曰：

十八羽林郎，戎衣事汉王。
臂鹰金殿侧，挟弹玉舆傍。
驰道春风起，陪游出建章。
侍猎长杨下，承恩更射飞。
尘生马影灭，箭落雁行稀。
薄雾随天仗，联翩入琐闱。

却说万岁爷道：“征进西洋，还要用指挥官一百员，千户官一百五十员，百户官五百员，着兵部官逐一推来看，铸印与他。”兵部尚书俯伏丹墀，稽首顿首，奏道：“陛下选将征西，事非小可，须则是个智勇具足，文武兼资，马到功成，旗开得胜，方才不辱灭了朝命。似此任大责重，小臣未敢擅便。”圣上道：“卿意何如？”兵部道：“依臣所奏，宽赐钦限，容臣等会同五府侯伯，教场之内严加考校，拔其尤者来复朝命。未审圣意若何？”奉圣旨：“依卿所奏，限三日内回报。”即时御驾转宫，文武百官班散。

兵部尚书归衙，移咨五府，五府侯伯传示各营，示仰各卫指挥，各所千、百户、各备军营器械马匹，俱限明日黎明齐赴大教场内操演武艺，比较胜负。中间武艺高强，韬略娴习，即便疏名进朝，请旨挂印，前往征西。

不觉的月往日来，就是三更五鼓，鸡唱天明。兵部尚书开了棍，搭了桥，竟投大教场而来。那些京营里的将官，



人头簇簇、马首相挨，不在话下。还有一班五府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，貂蝉满座，弁转疑星。只见兵部尚书进了营，各各相见，相见已毕，叙次坐下。各官投参，尚书把个投参的手本查一查，大略约有二千四百余员。尚书心里想道：“今日多中捞摸，想必得个好将官也。”即时上了将台，东首扯起一杆“为国抡材”四个大金字的旗号，西首扯起一杆“钦差选士”四个大金字的旗号。即时传下将令：各官先试弓马，次试弩箭，三试枪，四试刀，五试剑，六试矛，七试盾，八试斧，九试钺，十试戟，十一试鞭，十二试铜，十三试挝，十四试叉，十五试钯，十六试白打，十七试绵绳，十八试套索。一十八般武艺，件件考全。

这一考不至紧，把这些将官都考倒了。投参时原有二千四百余员，及至考校已毕，把个纪录簿儿来总一查，恰好的去了一千七百余员，止得七百员。登簿中间，却有张相等一十八名，现任指挥之职；铁楞等三十六名，现任千户、百户之职。这两班儿却是与众不同，一十八般武艺，无不精通；三略六韬，无不习熟。尚书心下十分欢喜，即时类集，表奏朝廷，只是钦限少了五十名。五府侯伯说道：“千日之长，一日之短。”一个人计上了几个，满了钦限，各官散场。直到明日五鼓，金鸡三唱，曙色朦胧，宫里升殿，百官进朝。正是：

紫殿俯千官，春松应合欢。御炉香焰暖，驰道玉声寒。
乳燕翻珠缀，祥鸟集露盘。宫花一万树，不敢举头看。

万岁爷升殿，百官进朝，文武班齐，奏章已毕。兵部尚书出班俯伏，万岁山呼，稽首顿首，奏道：“臣蒙圣恩考选诸将，考选已毕，今将堪任指挥一百员，堪任千户一



百五十员，堪任百户五百员，具有札子上呈。”奉圣旨接上来看。圣旨看了，说道：“各官现在何处？”尚书道：“现在午门外听宣。”奉圣旨宣进来。只见那七百五十员将官奉了圣旨，蜂涌而来，进了朝门，一字儿跪着丹墀之下。黄门官奏道：“介胄之士不拜，各官平身。”各官齐声呼上一声：“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”站将起来。只见：

一个个头戴的烂金盔映日，一个个身穿的锁子甲铺银。一个个扎袖儿半宽半窄，织成五彩文章；一个个绦须儿不短不长，斜拽三春杨柳。一个个挂一把戒手刀，夜静青龙偃月；一个个挎一口防身剑，秋高白虎临门。一个个掩心镜儿明幌幌，照耀乾坤；一个个兽吞头儿黑沉沉，铺堆烟雨。一个个弓衣儿边边，早三弦，昼三弦，晚三弦，弦上撮许多的虎豹；一个个箭壶儿小小，上八洞，中八洞，下八洞，洞里有无限的神仙。一个个远望处，绀地勾文，虎头连壁，赫奕兮最是英明；一个个近前时，虬龙列象，楼堞成形，炳烂兮越加壮丽。一个个擦掌摩拳，噬牙徠齿，略略绰绰，那里再寻这个混世魔王？一个个横眉竖发，斗角拳毛，伛伛兜兜，就是生成狠的当年太岁！正是：浑身有胆能披难，奋武何人敢敌锋？豺虎阵中驱战马，貔貅队里捉真龙。

奉圣旨：“首事的铸印与他，协同的关防管事。”各各谢恩而退。圣上道：“征进西洋，还用管粮草的官几员，阴阳官几员，通译番书官几员，精通医药的医官几百员，医士几十名，该部知道。”即时户部尚书点本部浙江司郎中某官一员进呈，钦天监点阴阳官某共十员进呈，四夷馆点通译番书某共十员进呈，太医院点医官一百名、医士三



十名进呈。奉圣旨：“各该到任听调。”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耀武扬威海上洲，百官济济借前筹。襟据华夏未为远，俯仰堪舆不尽游。任是怪禽呼姓字，何难海鸟佐朋俦。明朝来享来王日，一统车书阙下收。

圣旨道：“征进西洋，还用精兵十万，名马千匹，该部知道。”兵部领了招兵的旨意，太仆寺领了买马的旨意。不旬日之间，兵部招了十万雄兵，每日间在于教场中分班操演，就在长干门外扎了五个大营，分个中左右前后。这个“中”，却不是留守中、武功中、济阳中、武城中、富峪中、大宁中。这个“左”，却不是金吾左、羽林左、府军左、留守左、虎贲左、永清左、武功左、武骧左、腾骧左、潘阳左、神武左。这个“右”，却不是金吾右、羽林右、燕山右、留守右、虎贲右、永清右、武功右、武骧右、义勇右、腾骧右、潘阳右。这个“前”，却不是金吾前、羽林前、府军前、燕山前、留守前、义勇前、忠义前、大宁前。这个“后”，却不是金吾后、府军后、留守后、义勇后、忠义后。他自操自演，自扎自营，只在伺候圣旨调遣。有一阙《从军行》为证，诗曰：

穹庐杂种乱金方，武将神兵下玉堂。天子旌旗过细柳，匈奴运数尽枯杨。关头落月横西裔，塞下凝云断北荒。漠漠边尘飞众鸟，昏昏朔气聚群羊。依稀蜀杖迷新竹，仿佛胡床识故桑。

临海旧来闻骠骑，寻河本自有中郎。坐看战壁为平土，近侍军营作破羌。

兵部尚书复了招兵的本，奉圣旨：“该部严加训练，俟征西之日调发。”却说太仆寺领了买马的旨意，遍寻天



下名马，不旬日之间，马已齐备了。这个马却不是等闲的马，尽是个飞龙、赤兔、骏、骅骝、紫燕、骠驎、啮膝、踰晖、麒麟、山子、白蚁、绝尘浮云、赤电、绝群、逸骠、绿骠、龙子、麟驹、腾霜骢、皎雪骢、凝露骢、照影骢、悬光骢、决波骠、飞霞骠、发电赤、奔虹赤、流金、照夜白、一丈乌、五花虬、望云骅、忽雷駮、卷毛驹、狮子花、玉骠驄、红赤拨、紫叱拨、金叱拨；就是毛片，也不是等闲的毛片，都是些布汗、论圣、虎喇、合里、乌赭、哑儿爷、屈良、苏卢、枣骝、海骝、栗色、燕色、兔黄、真白、玉面、银鬃、香膊、青花；就是马厩，也不是等闲的马厩，都是些飞虎、翔麟、吉良、龙（马某）、驹駮、馱馱、（马宛）鸾、六群、天花、凤苑、荒豢、奔星、内驹、外驹、左飞、右飞、左方、右方、东南内、西南内。这个太仆寺马匹齐集，只是伺候旨意发落。有一阙《天马歌》为证，诗曰：

汉水扬波洗龙骨，房星堕地天马出。四蹄蝶躞若流星，两耳尖流如削竹。天闲十二连青云，生长出入黄金门。鼓鬃振尾恣偃仰，食粟何以酬主恩。岂堪碌碌同凡马，长鸣喷沫奚官怕。

入为君王驾鼓车，出为将军静边野。将军与尔同死生，要令四海无战争，千古万古歌太平！太仆寺复了买马的旨意，奉圣旨：该本衙门牧养，俟征西之日发落。”明日万岁爷升殿，百官进朝，净鞭三下响，文武两班齐，一道圣旨，竟往长干寺宣国师进朝。

却说金碧峰在长干寺里领着非幻徒弟、云谷徒孙，更有本寺饮定上人、古瞻上人、广宣上人、灵聪上人、元叙



上人，讲经说法，正果朝元。忽闻得圣旨召，你看他：头戴的瓢儿帽，身穿的染色衣，一手钵盂，一手禅仗，大摇大摆，摆上金銮殿来。万岁爷看见个碧峰长老远来，忙传圣谕，着令当驾的官看下绣墩赐坐。长老见了万岁，打个问讯，把个手儿拱一拱。圣上道：“不见国师，又经旬日。”长老道：“贫僧知得上位连日有事，选将练师，招军买马，故此不敢擅自进朝，恐妨军国重务。”圣上道：“但说起个选将练师，我心上就有许多不宽快处。”长老道：“为何有许多不宽快处？”圣上道：“枉了我朝中九公、十八侯、三十六伯，都是位居一品，禄享千钟，绩纪旂常，盟垂带砺，一个个贪生怕死，不肯征进西洋。”长老道：“怎见得不肯征进西洋？”圣上道：“是我前日当朝廷之上，取了几颗四十八两重的坐龙金印，并没有一个公、侯、伯肯出班挂印征西。”长老道：“这正使合该是司礼监太监，协同合该是兵部尚书。”圣上道：“国师是何高见？”长老道：

“贫僧夜观乾象，只见帅星入斗口，光射尚书垣。”

圣上道：

“钦天监也曾说来，但不知这斗口可是三宝太监么？”长老道：

“是谁保举三保太监来？”圣上道：“是刘诚意保举的。”长老道：“钦天监该连升他三级，刘诚意该进爵公侯。”圣上道：

“怎见得钦天监该连升他三级，刘诚意该进爵公侯？”长老道：

“钦天监阴阳有准，刘诚意天地无私。”圣上道：“钦



天监阴阳有准，这个是了，怎见得刘诚意天地无私？”长老道：“满朝文武百官，俱征不得西洋，止有三宝太监下得西洋，征得番，这是个天造地设的。刘诚意直言保举，却不是个天地无私？”圣上道：“怎见得三宝太监下得海，征得番？”长老道：“三宝太监不是凡胎，却是上界天河里一个虾蟆精转世。他的性儿不爱高山，不爱旱路，见了水便是他的家所，故此下得海，征得番。”圣上道：“怎么兵部尚书去得？”长老道：“兵部尚书也不是个凡胎，却是上界白虎星临凡。有了这个虎将镇压军门，方才个斩将搴旗，摧枯拉朽。”万岁听见这两个元帅都是天星，心里想道：“世上那里有这许多的天星？只怕明日征西洋有些做话吧。”忙问道：“左右先锋，国师可曾知道？”长老道：“贫僧知道。”圣上道：

“国师何事得知道？”长老道：“贫僧都是个未卜先知的。”万岁爷心里想道：“原来这长老未卜先知哩！”问道：“既是国师未卜先知，这两个先锋可去得么？”长老道：“这两个先锋不但只是去得，还是老大吃紧处。”圣上道：“敢是个吃紧的天星么？”长老道：“这两个人虽不是个天星，却是个吃紧处相生相应。”圣上道：“怎叫做个相生相应？”长老道：“三宝太监是个虾蟆精，这个张计号做东塘，这个刘荫号做个西塘。虾蟆见了塘，你说他伏水土不伏水土？况兼有了西塘，就保管得他前往西洋；有了东塘，又保管得他转归东土。这却不是个吃紧处相生相应呵！”万岁爷道：“其余诸将可都是个天星么？”长老道：“一言难尽，天机怕泄，明日征西之后，上位责令钦天监注记某日某星现某方，贫僧到西洋去做证明功



德，也立一项文簿，填写着某日某人出阵，某日某人出阵。等待回朝之日，两家登对，便知道某人是某星，龙目观之，才见明白。”圣上道：“这也是国师慎密处，朕不相强。只是眼目下军马俱已齐备，定船的事体，国师上裁。”长老道：“这个宝船事非小可，须则户部支动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，工部委官钦采皇木。却又要顺天之时，因地之利，择一个吉日良时，盖一所宝船官厂，却才用得人官之能，尽得物曲之利。把个三百六十行的匠作选上加选，精上要精，动日成功，刻期完件，这叫做个‘要取骊龙项下珠，先须打点降龙手’。”万岁爷沉思了半晌，说道：“朕有个处分了。目今盖造皇宫，钱粮木料俱已齐备，权且大工停止，把这钱粮木料都移到宝船厂来，彼此有益，民不知劳。”长老道：“上位言念上民，社稷之福。无敌于天下者，天吏也。此去西洋，百战百胜，都在上位这一念爱民心上得来。”万岁爷听知个百战百胜，满心欢喜，说道：

“全仗国师指点。”即时传下旨意，大工暂止，转将前项钱粮木植，尽赴宝船厂听用。该部知道。又传出一道旨意，竟往朝天宫宣张天师进朝，选择吉日良时，以便起工。又传出一道旨意，着船政分司踏勘宽阔去处，盖造宝船厂一所。又传出一道旨意，着匠作精选三百六十行的匠人，类齐听用。圣旨已出，谁敢有违？只见张天师亲自进朝，具上一个章疏，择取本年九月初六日寅时破木起工。万岁道：“今日已是八月二十日，钦限却快了些。”道犹未了，工部船政分司一本：“为大工事：臣等踏勘，就于下新河三叉口草鞋夹，地形宽阔，盖造宝船官厂一所，工完奏闻。”奉圣旨：“九月初六日开厂兴工。”道犹未了，



匠作监一本；“为大工事：臣等考选三百六十行匠人，堪充工作，开具姓名，揭帖具奏。”奉圣旨：“九月初六日宝船厂听用。”户部一本：“为大工事；臣等钦遵旨意，将前项钱粮清查明白，听候宝船厂支用，先此奏闻。”奉圣旨：“工部知道。”工部一本：“为大工事：臣等采取皇木，已经进城的尽行用讫，未用的散在龙潭江天宁洲上。冬月江水归漕，以倒水次穹远，抑且木料长大，一时搬运不便，恐违钦限，先此奏闻。”圣旨看了，说道：“此时水涸岸高，果是上下不便，初六日不论水之大小，起工便罢。”碧峰长老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！岂不闻工师得大木则王喜，以为胜其任也。匠人斫而小之则王怒，以为不胜其任也。起工之日，须得皇木取齐了。”圣上道：“河干水浅，搬运不便，将如之何？”天师说道：“若是搬运不便，容臣驱下天将来搬运罢！”长老道：“今番另写过四十八道飞符，不可仍前的不应符。”天师但说起个四十八道的飞符，心上就有些吃力。好个万岁爷，生怕惹幸了天师，说道：“但凭国师高见。”长老道：“贫僧袖占一课，初五日寅时，皇木一齐到厂。”天师心里想道：“这和尚说个日期且不可，还又限了个时辰，只当半夜三更发个谶语。”万岁爷心里也有三分儿不准信，心里虽然不准信，面是却在奉承他，说道：“初五日皇木到厂，国师何以知之？”长老道：“天机不可漏泄，到了初五日便见。”议事已毕，万岁爷转宫，文武百官班散，天师去朝天宫，长老又投长干寺而去。

不觉的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的就是九月初旬。户部钱粮俱已齐备，宝船厂俱已齐备，管工分司俱已齐备，



三百六十行匠作人等俱已齐备，只是不得个皇木到厂。看看的是九月初四日，每日三本进朝，皇木还在洲上，不得下水。万岁爷心里想道：“长老今番也有些谄了。”天师心里想道：“这和尚今番却有些跋嘴了。”到了初四日挨晚上，天宁洲搬运官夫哝哝哇哇，你也说道：“朝里好个国师，初五日皇木到厂。”我也说道：“朝里好个国师，初五日皇木到厂。”一更歇工，二更安寝，三更悄静，四更撮空，五更鸡叫，六更天明。怎么有个六更？却说这些官夫睡到天明，还不曾翻身转折，却不是个六更？及至醒了，撑开眼来，只见白茫茫一江洪浪，赤喇喇万里滔天。睡在簾篷里的，簾随水起，还落得个干净浑身，睡在店房之中，床厅儿都也淹了。淹了床厅倒不至紧，过了工部大堂印信的皇木，大约有几千万多根，一根也没有了。官夫又慌，管工的官又慌，都说道：“这皇木若有差池，粉骨碎身不及也！”有望下流头去找的，也有望上流头去找的。

却说初五日早晨，万岁爷还不曾升殿，只见宝船厂管厂的官已有飞本进朝，说道：“今日洋子江非常潮信，自五鼓起至日出寅时止，潮头约有五十丈多高，宝船厂尽行淹没。臣等站在水中，几乎没顶。须臾之际，只见水面上几千万根顶大木植随潮而来，直至宝船厂下。臣等攀援而上，苟延残喘，即时潮退。臣等细查，原来木植之上，俱有工部大堂印信。臣等未敢擅便，谨此奏闻。”万岁爷龙眼观看，龙腹中就明白了，心里想道：“好个长老，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，曲成万物而不遗。”即时升殿，文武百官进朝，天师、长老一时俱到。万岁爷道：

“皇木到厂，多谢国师扶持。”长老道：“万岁爷洪



福齐天，鬼神助力，潮从上涌，簾逐潮来，贫僧何敢贪天功为己功乎！”这几句话，说得何等谦卑，百官无不心服。

万岁爷即时传旨，宝船厂动工。万岁爷道：“宝船厂委官虽有几员，还得几员大臣督率才好。”道犹未了，工部马尚书出班奏道：“造船本是该部公干，小臣不惮勤劳，愿时常督率。”万岁爷道：“工程浩大，难以责备一人之身，还要斟酌。”道犹未了，兵部王尚书出班奏道：“造船事务重大，小臣愿时常督率。”万岁爷道：“这才是个敬事后食之臣。”道犹未了，只见司礼监太监出班奏道：“奴婢愿往，协同二位尚书不时督率。”万岁爷道：“百官都是这等不肯偷闲，那怕甚么西洋大海！”即时钦差一员太监、两员尚书，前往宝船厂督率。御驾转宫，百官班散，天师、长老各归旧刹。

这一位内相、二位尚书，搭了桥，开了棍，径投宝船厂而来。进了厂，下了轿，叙了礼，参见了委官，查明了手本，点过了匠作，烧了天地纸马，破了木，动了工，一日三，三日九，事事俱好。只是那个皇木原是深山之中采来的，俱有十抱之围，年深日久，性最坚硬，斧子急忙的砍不进，凿子急忙的锥不进，镞子急忙的锄不进，锯子急忙的锯不进，铲子急忙的铣不进，箭子急忙的钉不进，刨子急忙的推不进。动工已经一月有余，工程并不曾看见半点。每日间一个内相、两个尚书，联镳并辔，奔着厂里而来。马尚书道：“似此成功之难，十所也造个宝船不起。”王尚书道：“就是十年也下西洋不成。”三宝太监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二位老先儿，十年还是一书生。”马尚书心里道：“这宝船终是我工部的事务，这担儿终是我要挑的。”



心生一计，瞒了二位同事，独自一个儿径投长干寺中，请教碧峰长老。长老道：“这个土木之工，使不得甚么手法，只广招天下匠人，其中自有妙处。”马尚书得了这两句话儿，就辞却长老而归，心里只是念兹在兹，不得这个工程快捷。

忽一日坐在轿上，猛然间想起个长老那两句话来“‘广招天下匠人，其中自有妙处’，多半这个宝船成就，都在这十二个字里面。”即时写了告示，揭于通衢，广招天下匠人，有功者许赏官职，请旨遵行。天下的匠人听知道有功者许赏官职，不远千里而来，四方云集，匠人日见其多。这多中捞摸，果真的就有个妙处：锯子也锐得快，斧子也砍得快，凿子也锥得快，铤子也锄得快，铲子也铩得快，箭子也钉得快，刨子也推得快。

请下了金碧峰的宝船图样来，依样画葫芦，图上宝船有多少号数，就造成多少号数；图上每号有多少长，就造成多少长；图上每号有多少阔，就造成多少阔；图上每号怎么样的制度，就依他怎么样的制度。只有四号宝船不同，都是万岁爷的旨意，如此如此。

是那个四号宝船不同？第一号是个帅府，头门、仪门、丹墀、滴水、官厅、穿堂、后堂、库司、侧屋，别的书房、公廨等类，都是雕梁画栋，象鼻挑檐，挑檐上都安了铜丝罗网，不许禽鸟秽污。这是征西大元帅之府。第二号也是帅府一样的头门、仪门、丹墀、滴水，一样的官厅、穿堂、后堂；一样的库司、侧屋；一样的书房、公廨；一样的雕梁画栋，象鼻挑檐；一样的挑檐上铜线罗网。这是征西副元帅之府。第三号是个碧禅寺，一进是个山门，过了山门，



就是金刚殿。过了金刚殿，就是天王殿，两边泥塑的金刚，木雕的“风调雨顺”，峻峭古怪，杀气漫漫。过了天王殿，才到大雄宝殿上。上坐了三尊古佛，两边列着十八尊罗汉。这十八尊罗汉俱是檀香木刻的，约有七尺多高。后而是个毗贞阁，另有方丈，另有个禅堂，中间有一个宝座，尽是黄金叶子做成金莲花一千瓣，团团簇簇，号为千叶莲台。又有一个悬镜台，台高三丈五尺，两边俱是画成的诸天神将，别样的那谟。这是金碧峰受用的。第四号是个天师府，头头、二门，门里有千树仙桃，四时不谢。中间是个三清殿，后面是个玉皇阁。后面又有个聚神台，上面是马、赵、温、关四位天将，两边列的都是三十六天罡，七十二地煞。另有个真人不老宫，奇花异卉，别是人间一洞天。这是龙虎山张天师受用的。这些宝船用了无万的黄金，费了万岁爷许多圣虑，不及八个月日，大工告完。马尚书会同王尚书、三宝太监连名一本：“宝船告成，乞加恩赏事。”万岁爷见了本，龙颜大怒，急宣文武百官。

却不知龙颜为甚么这个大怒，急宣文武百官有甚么旨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 宝船厂鲁班助力 铁锚厂真人施能

诗曰：

大明开鸿业，巍巍皇猷昌。
止戈戒衣定，修文继百王。
统天从雨施，理物体含章。



深仁谐日月，抚运迈时康。
幡旗既黑黑。征鼓何铮铮？
外夷违命者，剪覆被天殃。
和风凝宇宙，遐迩竞呈祥。
四时调玉烛，七曜巡万方。
维岳降宰辅，维帝用忠良。
五三成一德，于昭虞与唐。

却说工部尚书一本，宝船工完，乞加恩赏事。万岁爷看了本，龙颜怒发，急宣文武百官。净鞭三下响，文武两班齐。万岁爷道：“今日百官在此，工部一本，为宝船工完事。这宝船可是完了么？”马尚书出班奏道：“陛下洪福齐天，不日成之。”王尚书出班奏道：“天地协和，鬼神效力，故此宝船工程易完。”三宝太监出班奏道：“奴婢们星夜督率，委实是工完。”圣上道：“你这厮俱是欺侮我朝廷，岂有恁大的工，不假岁月而成？”文武百官一齐跪下，稽首顿首，奏道：“为臣的谁敢欺侮朝廷。”万岁爷把个龙眼观看，只见班部中独有刘诚意不曾开口，圣上就问道：“刘诚意，你为何不作声？”刘诚意道：“非小臣不言之罪。小臣袖里占课，故此未及奏称。”圣上道：“你占的课怎么说？”刘诚意道：“小臣袖占一课，这宝船厂里有个天神助力，故此易于成功，陛下不须疑虑。”圣上道：“须则是眼见那个天神，我心才信。”刘诚意道：“要见也不难。”圣上道：“怎么不难？”刘诚意道：“无其诚，则无其神；有其诚，则有其神。”圣上道：“既是这等说，我三日斋，七日戒，亲至宝船厂内，要九张桌子单层起来，果是天神飞身而上，此心才信。”百官齐声说



道：“钦此，钦遵。”御驾回宫，百官班散。马尚书迎着刘诚意唱了一个喏，打了几个恭，说道：“圣上要见天神，怎么得个天神与他相见？”刘诚意道：“到了七日上，自有天神下来。”刘诚意虽是这等说，马尚书其实不放心。

不觉的挨到了七日之上，果真的万岁爷排了御驾，文武百官扈从，径往宝船厂来。厂里已是单层了九张金漆桌子，御驾亲临，即时要个天神出现，如无天神，准欺侮朝廷论，官匠尽行处斩。说着个“处斩”二字，那一个不伸头缩颈？那一个不魄散魂飞？那一个是个神仙出来？未久之间，只见厨下一个烧锅的火头，蓬头跣足，走将出来，对众匠人说道：“我在这里无功食禄，过了七个月，今日替众人出这一力罢。只是你们都要吆喝着声‘天神出现’，助我之兴，我才得象果真的。”众人吆喝一声道：“天神出现哩！”倒是好个火头，翻身就在九张桌子上去了，把个圣上也吃了一惊，心里想道：“莫道天神也是神。”圣上问道，“天神，你叫做甚么名字？”天神道：

“我即名，名即我。”万岁爷转头叫声当驾的官，再转头时，其人已自不见了。万岁爷心上十分快活，今日天神助力，明日西洋有功可知。即时叫过众匠人来。众匠人见了个御驾，骨头都是酥的，一字儿跪着。万岁爷道：“这桌子上是个甚么人？”众匠人道：“是个烧锅的火头。”万岁爷道：“他姓甚名何？”众匠人道：“只晓得他姓曾，不晓得他的名字。”万岁爷道：

“他怎么样儿打扮？”众匠人道：“他终日里蓬头跣足，腰上系的是四个拳头大的数珠儿，左脚上雕成一只虎，虎口里衔一个珠；右脚上雕成一枝牡丹花，花傍有一枝兰

